

子鰲來守是邦詢及故址慨然曰邪正相易
直道之弊也君子火其書廬其居猶懼弗振
也可使居吾之居耶且茲學宮古聖賢所棲
神學士大夫肄遊藏息之地棄而與黃冠之
徒俾之從容飲食於中彼得持其說與吾道
相頡頏儒者之教亦寢微矣昔孟子有言楊
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欲熄二氏以行
吾道尚可使之居吾居乎哉夫荒坵敝址爲
古聖賢寓遊之地至今想慕其人而重其名

猶相與表樹崇揚使不致泯沒矧故學宮耶
胡子茲舉也其知道矣毀其像別其居更復
爲書院進諸生講習課肄乎其間擇學官之
賢者分經而教之是以育才而示之趨也扁
其門曰崇正明其不終入于邪也堂曰克復
幸其能終歸于正也知所崇斯不墜知所復
斯不失胡子意之所存與學之所成可以觀
其深矣後之繼今當無忘所尚而廉之人材
其將彬彬日趨于盛矣乎若夫講饌游射之

所門堂池階之制因舊飾新規畫周備隨地
更名意義具見予固弗及詳也夫物之廢興
固亦有所待者而邪之終不可勝正君子其
亦慎於所與也已矣爰作是記

又

張岳

明

廉州府學舊在城東北隅縣學附之其左逼
城垣右瀕故城濠卑湫敝陋學官子弟屢以
爲病圖遷外之南屯府學於城內東南朱砂
岡之陽因老氏宮拓治之而稍葺舊學爲有

司歲時拜表習禮之所然府學改遷未幾余
卽奉命兩浙督學廟廷規制與夫講堂齋舍
廨宇之類未及備焉而去其後又閱兩太守
雖嘗爲之竟未能備甲辰冬太守胡君鰲重
學政旣修學如制矣又患弟子日增齋舍不
能容則因故府學增修以爲書院中闢講堂
旁列齋舍講堂後爲會食之堂又其後爲庀
書之閣門庭途徑沉邃嚴整於是兩學之士
進則瞻依夫子廟廷升降揖讓於階序之間

禮法肅然也退而藏修於此又得屏紛囂一
思慮親師取友無異物以遷其業其廩餼膏
燭之費咸有取給不以累乎其私其於學也
真可以不勞而能矣所患者惟恐志有不立
無以實其功爾夫古人入學之初卽欲明明
德於天下其所志之高且遠如此要其所以
用功惟欲格致誠正以修其身其曰欲之云
者一念爲主於中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不
得所欲不已夫子十五志學所志卽此欲也

又以恥惡衣惡食爲志道者深戒所志所恥
學者可以反求諸心而審其從違之端矣夫
志於所不可不志則反身有力積其功用以
至明明德於天下非由外也耻其所不當耻
徇私襲取之弊雖至于行一不義而得天下
必且隱忍爲之嗚呼嚴矣今學者之所志而
欲者果何事耶其亦有同於古人乎其否也
必思有以易之易之之方莫若亟去其所不
當耻之耻不耻則不求不求則此志無所封

蔽搖奪如初奮之雷驟決之水果敢堅定其
進而達於古人之學孰能禦之胡守旣成茲
役狀其事請揭之嘉名以昭示學者余爲名
曰尚志書院蓋教莫先于庠序道莫備於賢
聖今之士其操術非不正也志有不端所操
之術適以濟其私心而誤天下國家者有之
矣苟顧名思義常惕然警省於心焉則書院
之所以資於學力者豈淺乎哉

克復堂記

鄒守益

明蔡酒

吾友鹿厓胡子之廉也慨然自奮曰廉瀕海而郡逖京師萬里然攷三代準四海明德無異也鰲欲洒濯而新之以揚聖道翊皇化其必由教乎迺稽學宮故址并元妙觀以構書院名之曰崇正繼復思曰學之正脉宜莫若顏子名其堂曰克復日與四庠之秀竭力勿罷以風于齊民而請記于益以闡聖學授受之蘊益謂甚矣胡子之學道以愛人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已也故自腹心手

足至于齒髮爪甲無弗在所養者是謂之仁
體或泥成說乃以已爲私以歸仁爲效於心
恒疑之子所雅言曰爲已曰正已曰求諸已
皆對人而稱也問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一以
爲私已一以爲真已則何居果以歸仁爲效
則畏于匡微服于宋絕糧于陳蔡匪直不與
而顧戕之其果吾道非耶蓋聖門嘗發于君
子之問矣克者修治之義也禮者天然自有
之敬也克已復禮其修已以敬乎天下歸仁

其安人安百姓乎故視聽言動已之目也非
禮勿視聽言動修已之目也除却視聽言動
更無身矣聖人繫易以復之初九歸諸顏氏
子而其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則修身之
爲克已其較章明已乎身外無人故曰仁者
人也仁外無心故曰仁人心也知此者其知
授受之蘊矣廉郡雖遐視聽言動將異於鄒
魯乎廓然虛中以求仁是曰休復挺然中行
而弗惑羣議是曰獨復肫然篤恭而不息是